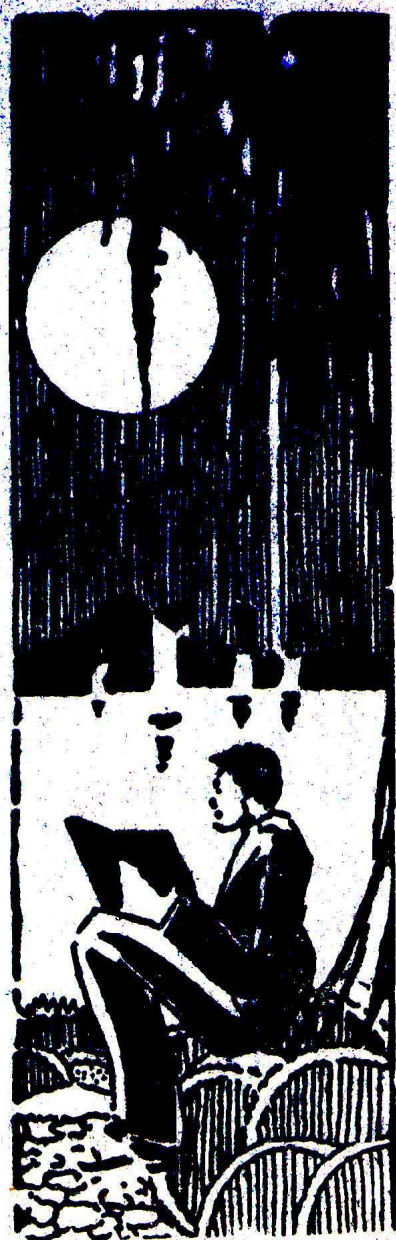


王充論衡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四版

新式
標點
論衡

二册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重編者	大中書局
出版者	大中書局
印刷者	大中書局
分發局	南京北門外 杭州藥場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
如里七號
大中書局

大 中 書 局 新 版 式 標 點 目 錄

足本戴南山集	曾國藩日記	曾國藩詩文集	管子校正	孫子淺說	孔家語	陸宣公奏議讀本	王充論衡錄	夜雨秋燈錄	燕山外史	元曲論	李笠翁曲話	名曲當爐子	名曲當爐子	名曲當爐子	蕩寇志	原林外史	聊齋誌異	封神榜	西遊記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元四角
百治療法	二度梅毒	粉花樓	甲種花月	曾文正公家書	左宗棠家書	韓昌黎尺牘	蘇黃尺牘	曾國藩奏議	地方法學	各國經濟學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文學常識
元九角	元六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續紅樓夢	說岳緣	鏡花緣	東周列國	續小五義	小俠義	十義	錢謙益詩詞	失蹤書	白話書	現代書	青水軒	秋水軒	雪鴻軒	今古奇談	隨園詩話	文苑英華	史記	唐詩	板橋詩話	世說新語	正續詞話	絕妙好詞
元八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續紅樓夢	說岳緣	鏡花緣	東周列國	續小五義	小俠義	十義	錢謙益詩詞	失蹤書	白話書	現代書	青水軒	秋水軒	雪鴻軒	今古奇談	隨園詩話	文苑英華	史記	唐詩	板橋詩話	世說新語	正續詞話	絕妙好詞
元八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六角

總發行上海白克路九里七號分店南京花牌樓

論衡（下）

漢 會稽王充撰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空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

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蛰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賂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以已狠貪陰賊之日至矣。

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

溫猶根株也。生於天，舍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輶枉之枉）杆東則旒隨而西。若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星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

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簞（或作「筵」）不能鳴鐘，而螢火不鑪鼎者，何也？鐘長而簞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氣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嘗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降霜，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後然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

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簀，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

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沈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

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拆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

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尙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邊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壞，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

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

因類以及，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尙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焚。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陽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陽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
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陽久自雨，雨久自陽，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雨，雨猶自陽；陽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圖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

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

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

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

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况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零祭，安耐得之？

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零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零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零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陽。夫如是，天之陽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陽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陽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

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

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真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

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捐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畜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

何以言必當零也？曰春秋大零，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零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零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零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

者，洛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喜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與當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倦倦，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尙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

零，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稷之報，三也。禮之心惴惴，樂之意歡忻，惴惴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零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零祀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零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零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不廟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零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鑿便者，人君也；不

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洪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洪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洪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士令厭水平！

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

殷太戊桑穀俱生。咸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之滕書，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